

THE GOOD LIFE

THE GOOD POINT OF VIEW

南方的南方

许宇，策展人与艺术评论人，Leo Xu Projects 创始人

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我吹了个牛皮，告诉周围的朋友和同行说，自己接下来会跑去拉丁美洲——对，不是“南美洲”。

“首先，我要在墨西哥城开一个办公室。”我在邮件里写道，“因为这里比昨天全世界都要迁徙去开工作室、画廊、品牌店的洛杉矶更时髦，比前些年还是欧洲当代新艺术首都的柏林更酷！”原因只是如 Danh Vo、Simon Fujiwara 等艺术家朋友们加入到了新一批创作者的迁移中，逐渐将时间投资在了这个城市，而随着新的艺博会和艺术工作者的涌入，追逐美好生活和时髦文艺法则的眼球突然从洛杉矶和中东迁移到了美洲。

然后，我继续说，我要南下，去古巴，去阿根廷，也许还有智利……这时，我开始收到邮件。朋友甲告诉我，他刚抵达墨西哥，欢喜新的艺博会，参观了当地的 Tamayo 和 Jumex 美术馆，以及 Kurimanzutto 画廊，眼前一亮。朋友乙说他又来到了哈瓦那，看到了意大利的老牌当代画廊长青画廊在当地的新馆，拜访继续居住本地的国际著名的艺术家 Wilfredo Prieto 等等。“这些文艺的旅途让人豁然开朗，看到了另一片天地……只是你现在在哪里呢？”朋友询问我在美洲的踪迹，而我却仍旧待在上海狭小的办公室里敲打键盘，给《The Good Life》主编写字，发发自己对这个越发难以描摹的美洲的感想。

“有时做点诗意的事儿会变得政治化，而有时做点政治化的事儿又可能是诗意的”——一直以为没有比艺术家 Francis Alÿs 这个冗长的展览标题更恰如其分地展现拉美文化与生产的现状了。这个久居拉美的比利时艺术家在几十年的创作中连续描绘了这片土地微妙的政治气候、人文风土。1990 年代初的作品里，他在城市里推着一块冰行走，直至冰块融化。几年后的作品《循环》又见他带着华纳飞往智利，然后转机澳大利亚，再飞香港、安克雷奇、温哥华、洛杉矶直至美国的圣地亚哥。这件费尽周折的绕道作品和 Alÿs 的其他创作如出一辙，都在描摹边境的紧张与地图上重叠或错位的地理、政治与人物的版图。名作《愚公移山》里 500 名志愿者拿着沙撬一字排开，边前行边往前撬土，最终硬是把一座沙丘往前推移四英尺。地理，在许多关于拉美的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却又是费力的猜想。

猜想，往往也是我们对这片土地能做的大多数。智利艺术家 Alfredo Jaar 在其工作中一直试图厘清这种费力的旁观和猜想。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一个美国的 logo》曾在 1987 年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大电视屏幕上播放着美国地图，上面覆盖着文字“这并不是美国”，随后又替换成一行“这不是美国国旗”的文字穿过画面里的美国国旗。这件作品的“挑衅”激起的讨论与争议一直延续到 4 年前，当这件作品重现时代广场的时候，更多的人开始发问：何为美洲？而非简明的美国概念。更早些，在他 1982 年的装置《星星》，艺术家描述道：是的，我知道这看上去像得克萨斯的旗帜，但不是的。它是智利的国旗。是的，智利，在南美洲……一颗星。只有一颗。南方的星星。南方以南。南美的南方……南美洲里的南部美洲。遥远的南方。极其远。”

是的，南方太远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努力用一种更雷同和模式化的方法观赏和游历美洲，譬如把所有都归结为简单粗暴的“拉丁美洲”。由此，在今天拉美成了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时髦的时候，我们却不能细数这些孪生兄弟国家和城市之间的差别。所有美好、被书写的都是同一套模式——和昨天同样时髦的柏林、洛杉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人头攒动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一个当代艺术双年展，一些当代艺术私人收藏（偶尔有一些金碧辉煌的现代艺术和原始雕塑），这些收藏不是在硕大的花园就是躲藏在密林深处……这套模板几乎把游艇、酒店、豪宅、红酒和（意大利式的）阳光，推到旅游与生活方式边缘。我曾经自信地以为自己能讲多种拉美本地的西班牙语，对着课本已经熟读本地的文化，但是当我第一次降落在这个模棱两可的土地的时候，我被这种时髦的认识困扰得尴尬起来……这些地方有什么不同，除了聂鲁达在智利，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博尔赫斯在阿根廷，对了，阿根廷还拍过《春光乍泄》……

每次试图了解拉美，我都忍不住重温 Alejandro Jodorowsky 导演的《圣山》。这个智利导演和很多他的同胞一样，移居别处多年，而《圣山》在种种经典的、显而易见的拉美风情的魔幻和癫狂背后，如此结尾道：“这样的生活是真实的吗？我们是图像、梦想和照片……真实的生活等着我们。”其实真的土地在上述这些好的生活之外。■